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

杜国明 廖 燕 高胜莉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致力于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实现全方位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新质生产力正逐渐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驱动要素,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支撑。文章通过剖析新质生产力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中的驱动作用, 从产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提升、文化传承创新、生态资源转化、组织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揭示其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分析乡村振兴在产业技术薄弱、人才外流、文化断层、生态脆弱、组织体系束缚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为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赋能乡村振兴, 应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夯实人才根基、创新转化乡村文化、加强生态修复保护、加快组织改革等, 促进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全面深度融合, 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乡村振兴; 产业升级;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805(2026)02-0020-09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子课题“黑土区实用性村庄规划技术集成与典型区示范”(XDA28130402)

作者简介: 杜国明, 东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农村区域发展。

2017年10月,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这是党和国家为实现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1]。这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 旨在应对大国竞争加剧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要求^[2]。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3]。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性。步入“十五五”,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体方略, 并将新质生产力作为“十五五”时期加快补齐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的核心引擎。因此, 如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是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的重要议题。

一、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社会、生态保护和文化建设等多个维度的促进作用, 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在经济层面, 学界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驱动乡村产业迈向高级化与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当前, 我国农业面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与关键领域“卡脖子”困境, 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形成^[4]。要突破这一瓶颈, 亟须依赖科技创新弥合农业科技短板, 融合新要素, 从而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与功能^[5]。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与产业融合化, 显著提高乡村产业振兴水平, 成为民族地区乡村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引擎，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并助力农民共同富裕^[6-7]。制度保障上，需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以推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构建适配的制度，为技术赋能和产业升级扫清障碍^[8]。在社会层面，新质生产力被视为推动乡村社会进步与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一是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建设之间存在高度契合的共生关系，通过促进乡村智慧管理和数字化服务，能够拓宽公共服务范围，提升社会治理效能^[9]。二是人才支撑体系建设。面对农业科技与农村实用人才量质齐缺的挑战，必须坚持“育、用、留”并举，加快构筑稳固的人才“三脚架”结构，为新质生产力扎根乡村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10]。在生态保护层面，必须筑牢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底线，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通过引入绿色技术和循环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11]。在文化建设层面，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为乡村文化遗产的展示、保护与活化提供全新手段，既能有效提升文化资源的吸引力与消费体验，又能加快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乡村文化繁荣提供新要素支撑^[12]。

概言之，将新质生产力融入乡村振兴，本质上就是以先进生产力重塑乡村发展逻辑，推动乡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数字乡村转型，既保留乡村的生态本底与文化根脉，又通过先进生产力赋予乡村高效能、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13]。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国家重大部署的实践中，新质生产力被赋予重要使命。尽管现有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但多数研究局限于单一维度或局部机制分析，缺乏对“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维度的系统整合。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构建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并结合典型案例与最新数据，揭示其内在逻辑、识别现实困境，以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本质，正是以先进生产力驱动乡村生产关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通过土地制度创新破解传统小农生产与规模化现代农业的适配难题，通过数据确权确立数字要素的产权规则与分配机制，系统性调适乡村生产关系以适配先进生产力发展，实现二者动态平衡，奠定乡村振兴的机制基础。熊彼特创新理论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集群化载体，通过全链条生产要素重组打破乡村经济“低水平均衡陷阱”，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跃升转型。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生态、经济、社会的协同共进，与新质生产力内含的绿色低碳理念高度契合，使其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化解生态保护与经济传统的张力，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可持续路径，为乡村生态振兴注入持久韧性。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其发展水平决定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其根基既源于我国当前的实践基础与发展挑战，也离不开既有的生产力理论支撑^[14]。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随着科技创新的提质增速和高端产业的勃兴融合呈现的高级形态^[15]。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战略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动能，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既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多维目标。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涵盖优化产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活化乡土文化、转化生态资源及加强党建引领等方面。

（一）赋能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

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今时代，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生产力形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更凸显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其通过将技术系统革新动力传导至产业系统，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全面重塑^[1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关于科技作用的进一步强化和具体化。新质生产力对乡村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呈现多维度协同演进特征。首先，在基础效能

层面,这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效率边界,推动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17]。例如,北大荒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公司大面积应用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与无人机施肥,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率接近100%,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①。其次,在结构创新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技术要素与传统资源价值重构,催生农业社会化服务、文化数字化等新兴业态,加速三产深度融合与产业链价值跃升。最后,在系统变革层面,构建数据驱动的产业生态体系,以算力算法重新定义生产函数,形成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能力^[18]。随着乡村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数字技术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19]。这种变革同步引发人才供需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技术应用产生的专业化岗位需求形成人才引力场,而人力资本升级又反向赋能技术迭代与业态创新,二者通过“技术赋能—人才增值—产业进化”的闭环反馈机制,持续拓展乡村经济的创新发展空间。

(二) 赋能人才: 创新培养模式,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马克思强调,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新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提,新质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20]。新质生产力通过高度多元化的协同机制,引进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及经济增长,实现人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乡村向更高附加值、更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降低了乡村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城市技术人才可通过远程技术服务参与乡村项目。乡村也催生出显著的人才“吸附效应”,通过数字产业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搭建产学研用合作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为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空间和机会。在人才组织建设方面,返乡创业群体作为一种内生与外生相结合的新型社会资本,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重要力量^[21]。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培养和吸引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为乡村基层干部人才队伍注入新的活力,助力组织优化管理模式,维护乡村和谐持续发展。

(三) 赋能文化: 活化乡土文化, 重构乡村文化现代性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要成为深层持久的力量,必须借助新质生产力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所谓“乡村文化现代性”,是指乡村文化在保留其传统内核基础上,通过技术赋能与理念更新,实现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传播渠道的数字化、消费场景的日常化。新质生产力涵盖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VR)等一系列前沿技术,协同重塑乡村文化的形态、逻辑与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颖多元的载体,实现更高质量、更远范围、更快速度的传播。同时,新质生产力的融入为乡村公共文化注入创新活力。例如,故宫团队为乡村古建开发“线上漫游”项目,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的外在呈现形态与内在发展逻辑,让用户足不出户体验乡村文化魅力,同时带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新技术、新理念的广泛应用,更在于激发乡村文化的内在潜力,促进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合理利用信息技术、互联网等,实现文化的跨界融合与模式创新。多元文化资源借此突破地域与时空限制,在保留精髓的同时融入现代元素,深度嵌入村民日常文化消费场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性、均等化目标。

(四) 赋能生态: 转化生态资源, 推进乡村生态资本化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契合绿色发展逻辑,代表人类对社会发展和自然规律更深层次的认识与综合应用能力^[22]。新质生产力借助科技创新与资源合理利用,推动产业从“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向“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益”转变,培育新增长点,助力经济生态化转型,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例如,浙江丽水通过生态监测技术量化乡村生态资源,结合数字平台对接城市生态需求,使“绿水青山”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金山银山”,建立“生态价值核算系统”,推动生态产品市场

① 数据来源:《建三江分公司:建好建强“大粮仓”为农业建设“蓄势赋能”》,参见<https://wap.hljnews.cn/template/12933/5972691606799360.html>。

化交易。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科技和管理创新为乡村产业绿色转型的可持续推进注入新动力，不仅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为乡村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提供动能，而且还能提升乡村生态治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效率，使乡村获得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效益。总之，新质生产力塑造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范式，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与模式创新，促进人地关系从“高资源消耗”向“可持续共生”转型，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

（五）赋能组织：建设智慧平台，赋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新质生产力为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提供新平台新工具，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如“互联网+党建”“网格化管理”等模式^[23]。借助信息技术，既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增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又能同步触发管理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制度设计的创新突破，实现精准管理与有效监督，促进乡村治理模式向高效、透明转变，提升治理效能和公众信任度。例如，浙江某村将村民的垃圾分类参与度、村务投票积极性等数据纳入信用积分系统，积分可兑换农资折扣、贷款优惠^②，既提升治理效率又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数字化平台的应用能够提升乡村治理的透明度与参与度，实现村务管理的精细化与高效化，增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性，为乡村居民提供更丰富、优质的公共服务体验。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发展的赋能，集中表现为五个关键方面的系统性与创新性特征。从要素协同层面看，新质生产力打破传统单一要素驱动局限，强调多元要素深度融合。依循系统逻辑，以科技创新为纽带，促使各要素相互激发潜能，为乡村全方位发展筑牢根基。从创新驱动层面看，新质生产力促使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吸引聚集、文化载体创新、生态绿色转型、组织模式革新，成为撬动乡村变革的有力杠杆。从融合发展层面看，产业与科技、人才与产业、文化与现代元素、生态与经济、组织与信息技术深度交融，打破乡村传统产业边界、人才流通壁垒、文化传承困境、生态经济对立、组织管理隔阂，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而数字化赋能则借助信息技术搭建智慧平台，贯穿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各环节，精准配置资源、优化管理流程、拓宽服务边界、打破时空限制，全方位提升发展效率与质量。总之，新质生产力以多元协同、创新驱动、融合发展、数字化赋能为基本方式，重塑乡村发展新格局。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乡村振兴、破解“三农”发展瓶颈的关键支撑，其落地生根离不开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维度的协同保障。当前，我国乡村受发展基础薄弱、体制机制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产业发展、人才供给、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组织治理等方面均面临困境。这些困境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阻碍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具体从以下五方面展开分析。

（一）产业困境：技术薄弱，产业体系发展滞后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变革的载体。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涉农关键性技术薄弱，导致城乡之间在数字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首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数据孤岛”现象普遍，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互联互通与实时共享。县域农业数据分散在农业、气象、国土、商务等多个部门，且标准不一、接口不通，数据流通不畅，严重制约数字技术在乡村的深入应用。其次，乡村产业体系在整体架构上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滞后，我国许多农村地区服务业发展不足，未能与一二产业实现充分融合。乡村农业经营体制仍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规模偏小、布局零散、市场竞争力不足，整体发展层次难以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2023

^② 资料来源：《搭好治理的房子，积分如积木——姚庄镇积分治理经验分享》，参见 https://www.jiashan.gov.cn/art/2024/12/31/art_1229268813_59055599.html。

年,我国户均耕地仅有6.5亩,85.4%的农户经营面积小于10亩^③,经营地块零散、人均经营规模有限,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偏弱,乡村农业经营普遍存在信息化程度低、标准化建设滞后、品牌化发展不足等问题,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尚未完全构建,成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突出制约因素。

(二) 人才困境: 人员外流, 高层次人才较匮乏

现实中,农村人才培育面临双重压力: 存量劳动力技能薄弱,增量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从存量来看,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速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十年间乡村人口减少近1.64亿,留守劳动力呈现明显的老龄化与女性化特征。这一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难以适应现代农业技术应用需要。从增量来看,农村地区在吸引与留住高端人才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与环境支撑。乡村薪资待遇、发展空间、生活配套均处于相对劣势,导致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长期匮乏。青壮年外流削弱了本地人才再生产根基,高端人才短缺又使乡村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与治理现代化时缺乏核心驱动力。虽然数字基础设施逐步下沉,城乡“数字鸿沟”有所缓解,但技术条件的改善尚未有效转化为人才结构的优化。

(三) 文化困境: 多重梗阻, 乡村文化传承创新与价值转化的挑战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实层面,乡村文化领域要将这一动力转化为发展动能,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首先,从文化表达与创新来看,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动力不足,难以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同时实现现代转化。原因在于,实践中要么过度商业化而消解原生文化特质,要么固守传统而无法吸引年轻受众。创新动力的缺乏,使得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虚拟现实(VR)、数字孪生、AI生成内容等技术手段缺乏与之匹配的文化载体。其次,从产业体系与资源配置来看,乡村文化产业体系存在显著的结构性滞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文旅、农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缺乏协同,部分开发项目将文化遗产简单视为“待开发土地”而非“需保护资源”,导致传统建筑与文化景观遭到破坏,阻碍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文化领域的落地应用。最后,从市场化程度与价值转化来看,乡村文化产业市场化严重不足,缺乏成熟的IP运营机制、品牌化渠道和交易平台。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文化产品与消费需求脱节,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收益。

(四) 生态困境: 生态脆弱, 乡村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体系的缺失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向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动力。它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的体现,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形态的创新驱动,引领农业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传统模式,向集约化、生态友好和智能化的现代发展路径转变。乡村地区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面临三重现实困境。首先,乡村地区生态本底脆弱,土地退化问题突出。根据《中国水土保持公报(2024)》数据,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260.1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1%^④。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化肥施用强度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导致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这不仅透支耕地与水土生态资源,破坏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生产要素基础,还固化传统高耗污、低效率的粗放农业生产模式,与新质生产力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核心内涵产生冲突。其次,乡村生态治理体系不完善、环境监管缺位、监管盲区普遍存在,缺乏约束粗放生产行为、规范绿色农业发展的机制,既难以遏制化肥农药滥用、违规排放等破坏生态的生产行为,也无法为智慧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绿色农产品品牌等新质业态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最后,乡村地区长期依赖传统生产方式,农户生态保护意识薄弱,对新质生产力的认知与应用存在障碍。这种主观层面的制约,迟滞了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步伐,阻碍了生态振兴的有效推进。

③ 数据来源:《健全统筹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政策体系》,参见<https://m.toutiao.com/article/7585051352338842147/>。

④ 数据来源:《中国水土保持公报(2024)》,参见http://swcc.mwr.gov.cn/gonggao/202503/t20250321_1878440.htm。

（五）组织困境：传统体系束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

当前，乡村组织结构僵化与行政化倾向日益凸显，在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时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资源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这不仅削弱组织对新质生产力的适应能力，而且制约创新活力的释放。同时，传统层级管理模式和决策流程效率低下，延缓创新决策的实施，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随着新质生产力理念向乡村渗透，乡村组织中积重难返的传统管理观念，导致部分管理者对创新缺乏系统认知。部分乡村干部停留于传统农业治理思维模式，在推广新质生产力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引导农民应用技术创新，影响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的落地成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重塑乡村的生产关系与利益格局，数据资源的权属分配、智能技术的收益分享、平台经济的参与门槛等变革，都可能催生新的利益分化。然而，当前乡村普遍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与利益协调机制，不同群体在新技术采纳、资源分配等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这些矛盾若无法通过组织机制及时化解，将严重阻碍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的落地与可持续发展。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将其确立为驱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会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要求，还就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在新发展阶段，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夯实人才根基、加强生态修复与保护、推动乡村文化现代转化、深化乡村组织改革(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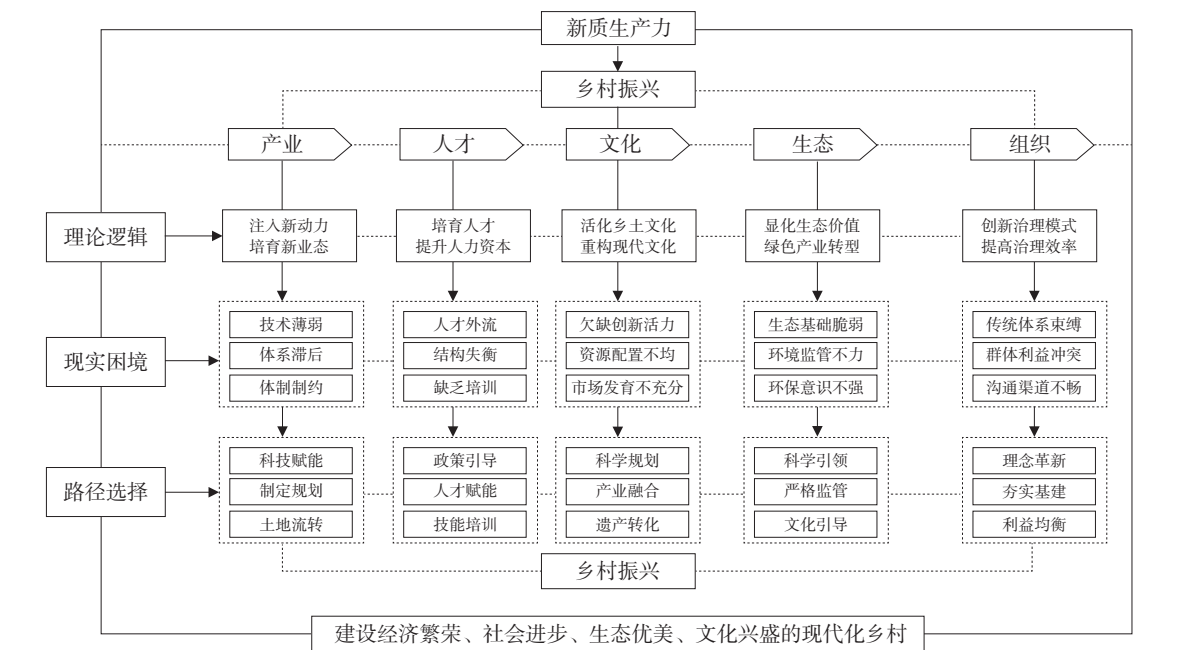


图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产业振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塑乡村生产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对乡村产业要素进行深度重组和优化。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首先，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涉农企业开展合作研究，聚焦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分析、农业生物技术等涉农关键技术领域，强化农业科研资源力量统筹，集中攻克技术难题，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技术支撑。其次，制定乡村产业发展规划，依据乡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地理

区位及市场需求等特点,明确各产业发展定位与重点方向,在特定区域形成“增长极”,带动乡村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且层次分明的乡村产业体系。通过“产业耦合模式”“跨界融合业态”等多种融合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提高产业附加值。同时,利益联结是纽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动力,应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共享机制,通过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方式,带动小农户共同参与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改造升级传统农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农产品产销融合,系统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最后,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制度创新,通过区块链确权登记推动碎片化耕地经营权资产化,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搭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以有效降低土地流转交易成本,为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构建土地资源支撑体系。

(二) 人才振兴: 夯实人才根基, 培育人才梯队

乡村人才振兴的首要任务是夯实人才根基,核心路径在于推进乡村教育体系改革与质量提升。首先,制定针对性农村产业扶持政策,鼓励城市资本下乡与本地资源相结合,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多元产业,创造更多适合农村劳动力的岗位,形成人才回流的“磁石”效应,吸引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就业,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其次,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是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变量。强化农村高端人才与农业产业的利益联结,鼓励其以技术入股、项目合作等方式参与经营,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形成个人利益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长期合作关系。最后,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提升农民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赋予其“新思维”与“新能力”。借助在线教育平台与虚拟现实技术,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并开设针对性职业能力提升课程,助力农户掌握现代农业技术与管理知识,持续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三) 文化振兴: 创新转化, 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内在动力

农村是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场域。首先,制定专项发展规划,围绕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交叉领域,明确重点方向、空间布局和实施步骤,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及文化研究单位有序开展研究与实践。其次,文化创新与数字科技的深度融合是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推动乡村文化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运用数字技术、新媒体技术等手段对乡村文化进行创新性表达与传播。与此同时,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力推动乡村文化与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文化+农业观光”“文化+农产品加工”“文化+乡村旅游”等新型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最后,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发挥乡土文化能人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乡村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社会与经济价值,通过创意策划、品牌塑造等手段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利用多种媒体渠道与营销手段,提高乡村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促进文化遗产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推动乡村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发展。

(四) 生态振兴: 加强生态修复与保护, 构建乡村自然资本

在推进乡村生态振兴中,要持续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技术、新路径。同时,以生态环境改善的实效反哺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生态保护与生产力跃升的良性互动。首先,制定科学的乡村生态修复规划,依据不同乡村地区的生态特征与受损状况,确定重点修复区域与对象。例如,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区,采用植树造林、修建梯田、封禁治理等综合措施,减少土壤侵蚀;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与耐旱植物种植,改善土壤水分状况,提高土地生产力与生态系统稳定性。加强乡村生态环境监测站点建设,运用物联网、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大数据平台,及时掌握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为生态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次,依托数字平台搭建村民、企业、政府协同治理框架,通过“互联网+监督”畅通生态问题反馈渠道,提升公众参与度。制定并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与标准,规范监管行为,确保监管工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建立环保

部门与公安、司法等部门的联动执法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协作配合，提高执法效率与威慑力。最后，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活动，挖掘与传承乡村传统生态文化，分门别类编制本地“乡村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名录”，展示乡村生态文化成果。同时，恢复和活化传统生态民俗节庆，增强村民对本土生态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促进生态保护意识的内化与自觉行动。

（五）组织振兴：加快组织改革，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新突破

首先，引入扁平化组织管理理念，构建灵活高效的组织运行机制，促进部门间信息流通与协同合作。利用移动办公系统提升村“两委”响应速度，强化基层组织执行力。其次，加强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覆盖率与通信质量，为构建多元化沟通平台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发建设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整合政务、农业生产、市场、文化活动等信息资源，实现信息集中发布、共享查询与精准推送。最后，建立“村民议事厅+乡贤理事会”双轨协商制度，定期对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评估与调整。根据乡村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要素变动及利益群体诉求反馈等，及时优化利益分配方案，保障各利益群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避免群体矛盾、破除发展障碍。

参考文献

- [1] 吴伟平, 苏乐言, 杨雨煊, 等. 珠三角地区企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J]. 经济地理, 2024, 44(12): 141-152.
- [2]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3] 徐政, 江小鹏.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场景、逻辑机理与推进路径[J]. 经济地理, 2024, 44(11): 232-240.
- [4] 李晗冰, 王志涛, 李董林. 创新注意力、产业集群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寿光模式”为例[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4(3): 11-26.
- [5] 魏后凯, 吴广昊.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J]. 改革, 2024(5): 1-11.
- [6] 李明圆. 新质生产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7): 1-6.
- [7] 张力一翔. 新质生产力驱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4): 151-160.
- [8] 高强, 程长明.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 逻辑思路与改革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4): 41-54.
- [9] 严雪雁, 王茂福. 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4(5): 27-38.
- [10] 常璇. 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 经济问题, 2024(7): 20-28.
- [11] 于天宇. 新时代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学习与探索, 2019(9): 39-45+191.
- [12] 燕连福. 以文化建设助推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共契、难点问题及推进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4(4): 29-35.
- [13] 牟春伟, 徐政.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3(2): 15-23.
- [14] 孔祥智, 谢东东.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主要特征与培育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4): 29-40.
- [15]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6): 12-22.
- [16] 吉雪强, 贺志浩, 李卓群, 等. 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4, 44(11): 104-112.
- [17] 杨骏, 时润哲. 新质生产力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发展逻辑、现实桎梏与制度回应[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3(2): 84-92.
- [18] 文丰安, 黄上珂. 新质生产力助力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数字乡村建设审视[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3): 15-26.
- [19] 周玉玺, 高瑞敏.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5, 30(7): 246-263.
- [20] 周春霞.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 村庄差异、新乡贤类别与作用模式选择——以粤西地区Z市四类村庄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3): 80-95.
- [21] 岳奎, 曲秀玲. 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维度[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8): 15-21.

- [22] 文丰安. 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 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8(3): 1-11.
- [23] 何林. 党建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3(5): 23-32.

(责任编辑: 胡英彬)

The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ath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U Guoming LIAO Yan GAO Shengli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imed at promot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core driving eleme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providing a key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riving rol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alents, culture,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 revealing its theoretical logic in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aspects such as industrial upgrad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ecological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It also examin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reas with weak industrial technology, brain drain, cultural discontinuity, ecological fragility, and constraints from organizational systems. To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empower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alents, innovate and transform rural culture, strengthe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accelerate organizational reform,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 rural areas in all aspects and drive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to inject lasting impetus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